

靖难烽烟

一位年轻儒雅的皇帝，他诏行宽政，度削强藩，赢得了民心，却丧失了江山！
这场叔侄间争夺皇位的内战，令人掩卷深思。

明史系列小说之二

周建行 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靖难烽烟

明史系

周廷行 著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靖难烽烟 / 周建行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8. 4

ISBN 978 - 7 - 5438 - 5221 - 1

I. 靖... II. 周... III. 历史小说 -- 中国 -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8890 号

靖 难 烽 烟

作 者: 周建行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
责 任 编 辑: 李蔚然

装 帧 设 计: 木鱼书籍设计
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× 1092 1 / 16

印 张: 23.75

字 数: 431000

印 数: 1 - 8000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38 - 5221 - 1

定 价: 38.00 元

建议上架: 历史

营销电话: 0731 - 222673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内容提要

明太祖朱元璋去世，遗诏皇孙朱允炆继位，一时谣言蜂起。年轻的建文帝一方面推行宽政，蠲减天下赋税，以收揽人心；一方面采纳齐泰、黄子澄的“削藩”之策，先后废削周、齐、代、岷、湘五王。燕王朱棣是势力最大的强藩，朝廷处心积虑剪其羽翼，将其护卫精锐均调去戍边，以重兵分驻北平四周，并派布政使张昺、都司谢贵监视燕府行动。朱棣于危急时召八百勇士入府，擒杀张、谢二人，起兵反叛朝廷，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举旗誓师靖难。从此烽烟骤起，爆发了三年内战。

燕王朱棣统率他的将士先后击败耿炳文、李景隆的百万讨伐大军，但却受挫于山东的盛庸、铁铉。最后朱棣吸取教训采纳道衍“毋取城邑，直下金陵”的战略，终在淮北平原的小河、灵璧等地打了一场决定胜负的“淮海大战”，歼敌十余万，生擒平安、陈晖等三十七名将领。南军从此一蹶不振，燕王乘胜直下扬州，耀兵江北岸。建文帝遣使求和，许以划江而治。燕王不许，策反江防舟师，率师渡江。李景隆和谷王开金川门献降，京都遂沦陷。宫中起大火，燕王于灰烬中找出一具尸骸，内侍指认为建文帝，燕王以皇帝礼葬之。随即谒孝陵登位称帝。燕王即位后对建文党进行了残酷镇压和疯狂杀戮。

其实，建文帝并未葬身火窟，危急时内侍出太祖所遗秘篋，内有袈裟度牒。建文遂剃度成和尚，在众臣保护下从秘密地道潜出宫外，辗转藏于五湖四海之深山古刹。这位逊国的君主从此杳如黄鹤，他的下落成了千古之谜！

目录

靖难烽烟

第一章 建文帝即位

- 1 老皇遗诏的秘密 /001
- 2 燕王奔丧被阻江边 /008

第二章 削藩风暴

- 3 藩王，年轻皇帝的梦魇 /014
- 4 奸淫父妾的无赖王子 /020
- 5 李景隆率兵智擒周王 /027
- 6 被废削和自焚的藩王们 /034

第三章 阴云笼罩下的北平

- 7 不平常的军事调动 /041
- 8 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 /048
- 9 三王子逃离京都 /054
- 10 患疯病的王爷 /061

第四章 血溅燕王府

- 11 告密者与反告密者 /068
- 12 深夜来访的“诰命夫人” /074
- 13 诱斩张昺、谢贵 /080

第五章 誓师靖难

- 14 燕王举兵反叛朝廷 /089
- 15 东取蓟州旗开得胜 /095
- 16 宋忠诡计的破灭 /102

第六章 真定之役

- 17 耿炳文挂帅伐燕 /109



18 中秋之夜的战斗 /115

19 月漾桥设伏 /123

20 真定大溃败 /129

第七章 大将军李景隆

21 一位只会纸上谈兵的将军 /136

22 白发书生高巍 /142

23 燕王奇袭大宁 /148

第八章 危急的北平城

24 围城的日日夜夜 /155

25 郑村坝大血战 /161

26 王府里的胜利团聚 /167

第九章 赤裸裸的武力威胁

27 燕王上书索取奸臣 /175

28 援大同李景隆疲于奔命 /181

第十章 白沟河大会战

29 遭遇死对头平安 /186

30 暴风助燕军反败为胜 /191

第十一章 乱世出良臣

31 围济南城久攻不下 /198

32 城楼上竖起高皇帝牌位 /204

33 燕军奇袭沧州 /208

第十二章 东昌噩梦

34 盛庸计诱燕军战东昌 /215

35 将星殒落，张玉阵亡 /222



第十三章 从夹河到藁城

- 36 报仇雪耻，重振雄风 /229
37 一面扎满箭矢的王旗 /235

第十四章 谈判·偷袭·反间计

- 38 罢逐齐黄，遣使谈判 /243
39 运河上燃起熊熊大火 /249
40 几乎得逞的离间计 /255

第十五章 “毋取城邑，直下金陵”

- 41 道衍献十二字策 /262
42 县令殉国名垂青史 /268

第十六章 六百年前的“淮海大战”

- 43 杀机重重的淮北战场 /275
44 小河激战，燕军兵败齐眉山 /281
45 灵璧突围，何福平安全军覆没 /287

第十七章 从淮河到长江

- 46 驸马梅殷割去燕王信使耳鼻 /294
47 扬州陷落，建文帝下罪己诏 /299

第十八章 “划江而治”幻想破灭

- 48 庆成郡主渡江议和 /305
49 陈瑄舟师归降，燕军大举渡江 /312
50 众大臣及诸王再赴燕营求和 /318

第十九章 金川门之变

- 51 谷王与李景隆开城门降敌 /325
52 宫中大火，一具焦尸被指认为建文帝 /331

第二十章 血光中的宝座

- 53 大臣们联名上劝进表 /338
- 54 燕王终于登上皇帝宝座 /345
- 55 方孝孺被诛十族 /350
- 56 杀戮在疯狂地进行 /356

尾 声 建文帝下落之谜

- 57 太祖高皇帝的遗篋 /363
- 58 穹隆山皇驾庵的秘密 /366

后 记 /370



建文帝即位

1. 老皇遗诏的秘密

朱元璋驾崩，遗诏皇太孙允炆继位。皇太孙的忧虑。修改遗诏，只有君臣三人知道的秘密。兵部尚书给燕王报信。遗诏事关重大，燕王拿着信笺的手不由地抖动。“父皇殡天，哪有不许我们做儿子的去送葬的道理？”

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闰五月，七十一岁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。他的灵柩停于南京宫中，等待举行国葬。

这时候正是江南梅雨季节，石头城上空天气阴沉，霏霏细雨下个不停。皇宫内外，到处都挂着孝幡素幛，陡然间成了一片素白的天地。那些值侍的宫女太监们，一个个都身着孝服静静地伫立着，宛如一些白色的幽灵。

二十一岁的皇太孙允炆刚从祖皇灵前守灵回到乾清宫。他身着重孝：长长的白色孝服外面披了一条粗糙丑陋的麻布，头上戴一顶篾片弓成的孝帽，手里还拄着一根缠着麻布条的孝杖。他清瘦的脸上显露出憔悴和难以掩饰的倦容，这个即将登上皇位的青年人在过去的一天里经历了震天撼地的剧变，他的身体和灵魂都遭受了沉重的、几乎难以承受的撞击！

在朱元璋病重期间，允炆衣不解带地日夜守护在他的身边，亲自侍奉汤药。直到最后几天，朱元璋病情急转直下，太医院的御医们向他奏明：皇上的病已无可挽回了。听到御医们如此禀奏，允炆伤心地哭泣不止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倚为精神支柱的祖皇终于要弃他而去，他将面临一个前途充满荆棘和艰险的新局面。

自从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四月允炆的父亲太子朱标病逝后，朱元璋经过将近半年的踌躇疑虑，最后才采纳老臣刘三吾等的建议，立十六岁的允炆为

1

建文帝即位



这一天，皇孙允炆经历了荣登大宝和送别祖皇两件大事。极恶的交臂使他，从一个张皇失措的离逝少年，变成了主宰大明帝国的成熟男人。

皇太孙，确立大明储君之位。由于皇孙幼弱，其性格又像父亲一样的仁慈，缺乏刚猛之气，朱元璋极为担心他将来为权臣悍将所制，因而在他的晚年加紧了诛戮功臣悍将的步伐。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）以蓝玉谋反罪诛杀一公十三侯二伯及吏部尚书詹徽、户部侍郎傅文友等三十余人。随后借清查蓝党先后诛杀一万五千人，军中勇武之士，差不多都让他杀光了。其后更以一些荒唐暧昧的罪名，先后赐死仅存的老将周德兴、王弼、冯胜、傅友德。至此功臣宿将仅余耿炳文、郭英等数人，北方的军事防务全由燕王、辽王等藩王节制。

皇太孙允炆逐渐长大，他对祖皇诛戮功臣的做法心存疑虑。他感到以后威胁自己的不是那班老迈的功臣，而是那些自己拥有大量兵力还可节制朝廷将领的藩王。特别是镇守北平的燕王，祖皇屡屡称赞他“智虑绝伦，雄才大略”，不仅授予他总制北方军务的权力，最后还给他发出一道敕书，命其总率诸王，相机度势，防御边患，负起攘外安内之责。祖皇如此寄重燕王，他这位心怀异志的叔父难免会想入非非，希望在最后一刻染指皇位继承权。

允炆是已故太子朱标的第二个儿子。他的哥哥雄英因患癫痫病八岁时夭折了。聪明懂事的允炆自幼即得朱元璋的钟爱，悉心培养教育使其成才。太子死的那年允炆已长成十六岁的大小伙子。皇家的特殊教育使他礼仪、学识方面都很优秀。朱元璋痛惜太子的早逝，把他对儿子的感情都倾注到允炆身上。在大臣们催他早立继位储君时，朱元璋颇为犹豫。他也清楚国有长君的好处，幼主当朝容易为权臣所左右。他如果在年长的藩王中选择一个贤明刚毅者为继位的储君，大明必能贻一世之安宁。然而这样做他总觉得对不住已故的太子。所以在大臣们倾向于遵循立储唯长的礼制下，他考虑允炆已十六岁，在自己的羽翼庇护下再历练数年，必能成为年轻有为的君主。再三权衡之下，朱元璋终于下定决心立允炆为皇太孙，命他跟着自己学习裁决处理政务，为未来继位当皇帝做准备。并且在洪武二十九年（1396）颁诏给各藩王，重新规定朝觐东宫的仪制。因诸王都是皇太孙的叔父尊长，命他们朝见后在内殿行家人之礼。

诸王中允炆最忌惮的自然是四叔燕王。不仅因为他的韬略战功在诸藩王中属佼佼者，素为朱元璋器重，委以总制北方军务的重任，而且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暴薨后，他已成为诸藩王的长兄，也存在由他继承帝位的可能性。所幸朱元璋在病中顾念皇太孙的贤德和已故太子的感情，也考虑朝廷政局的稳定，再也没有动易储之念。在他弥留之际，召集大臣于榻前宣示了一份遗诏：

朕膺天命，三十有一年，忧危积心，日勤不怠，以期有益于民。奈起自寒微，无古人之博知，好善恶恶，不及远矣。夙昔忧虑，常恐不终，今得万物自然之理，其奚哀念之有！皇太孙允炆，仁明孝友，天下归心，宜登大位。中外



这一天，皇孙允炆经历了荣登大宝和送别祖皇两件大事。极喜和极悲的空袭使他，从一个张皇失措的懵懂少年，变成了主宰大明帝国的成熟男人。

文武臣僚，同心辅弼，以福吾民。丧祭仪物，毋用金玉。孝陵山川，因其故，毋改作。天下臣民，哭临三日，皆释服，毋妨嫁娶。诸王临国中，毋至京师。诸不在令中者，推此令从事。

朱元璋在遗诏中明确地向天下诏告，由皇太孙允炆继承帝位。并且命诸王都在自己封国中哭临，不要到京师来奔丧。这一点很重要，试想如果十几位藩王齐集京都，在老皇的葬礼举行中还不定闹出什么事端来呢！尽管有老皇遗命，他们会服服帖帖地奉年轻的侄子登上皇帝的宝座吗？

因为这一点，允炆更加感念祖皇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。他日夜守在祖皇的梓宫前，身带重孝，哭泣不止，内臣们都无法劝止他。

允炆对祖皇驾崩的内心悲痛是真诚的。是祖皇把他从一个无知的儒子培养成继位的帝君。可是，从祖皇遗诏里即可看出他老人家对诸藩势力的忌惮。他老人家是在为我担心啊！允炆想：如果我的眼泪能把他老人家唤醒，我还能再在他老人家的羽翼下历练几年，借助他老人家的崇高威望把各种棘手的关系理平，那该多好啊！

皇太孙允炆正在漫无边际地想着心事，有内侍走近他身边，轻声禀奏道：“殿下，齐大人和黄大人有要事启奏，因这边人多，他们俩在东宫等候殿下。”

内侍说的齐大人和黄大人，是兵部侍郎齐泰和翰林院修撰、允炆的老师黄子澄。他二人长期以来是允炆的亲信谋臣，皇太孙登基后，他俩必将成为新皇帝的左辅右弼。

齐泰原名齐德，洪武十七年（1384），已不很年轻的齐泰参加应天府的乡试，高中第一名。第二年会试和廷试又一路顺风，得中进士。因为他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，仕途颇为顺利，曾擢任礼、兵二部主事。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雷震谨身殿，笃信异兆的朱元璋去南郊祖宗社稷祷告谢罪，特地挑选朝中任官九年而无过的官员陪同前往，其中就有齐德。朱元璋觉得齐德这个名字有些碍眼，赐其改名齐泰，以符国泰民安之意。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，齐泰以兵部郎中擢升左侍郎，与尚书茹瑺同掌兵部。

朱元璋关心边防，曾问齐泰北方边界各要塞驻军将领姓名，身为文官的齐泰一一历数，毫无舛错。朱元璋又问他有没有边境的图籍，他立即从袖中抽出一卷手册进呈御览。其中边境山川地形、敌我双方兵力布置、壕堑数量等，简明翔实，历历在目。朱元璋大为称奇，以后就特别重用他，视为今后辅佐皇太孙的重臣。

黄子澄也是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的进士，与齐泰同榜。黄子澄自幼饱读

诗书，那年会试他高中第一名，廷试也在三甲之内。授官由翰林院编修进擢修撰。由于他道德文章俱佳，又兼老成持重，被朱元璋选为东宫皇太孙的师傅。他对皇太孙允炆的学识和成长影响是很大的。

允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忧虑藩王势大对自己的威胁。有一次在东角门他们师徒二人论及此事，允炆问道：“我的诸位叔父都拥有重兵，且多专恣不法，将来我拿他们奈何？”黄子澄并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而且他对燕王、宁王他们的情况不很了解，但他不能使自己的徒弟丧失信心，因而满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殿下不必过虑。各位藩王的护卫兵力不过数千，仅够保王府安全。如果他们真有反叛迹象，朝廷将强大的六军开过去镇压，看谁能抗衡？西汉时吴楚等七国并非不强大，但终于被消灭。历史上大小强弱势力对比不同，而顺天应人还是逆天为乱自然会有不同的结果。”师傅说的道理终于使允炆的不安稍解。

在朱元璋临朝的最后几年，皇太孙逐渐倚重齐泰和黄子澄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并通过他们逐步掌控朝政。这时，朱元璋即使想要易储也是很困难的了，更何况老病缠身使他更是没有精力来处理这桩事情。

朱元璋驾崩后的头两天，允炆深陷在巨大的悲痛中，齐泰、黄子澄自然承担起了朝廷在此非常时期的重任。他们的第一桩急务就是向全国发布皇上驾崩的讣告，将皇上遗诏传告各地藩王和各布政司、都司等军政部门。

允炆急急地赶回东宫，齐泰、黄子澄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一见面允炆就问他们：

“二位爱卿，给各地布政司和叔王们的讣告及祖皇遗诏发出了吗？”

“启禀殿下。”齐泰奏道，“讣告均已印制完毕，礼部的使臣均已派遣停当，只待启程。不过臣等在派人誊写老皇遗诏时发现一个问题，想请示殿下定夺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齐泰拿出装有朱元璋遗诏的锦盒，将遗诏恭恭敬敬地摆在御案上打开。

“殿下，皇上圣虑甚周，遗诏中有‘诸王临国中，毋至京师’之句。”黄子澄因是皇太孙师傅，更方便说话些，便代表二人奏道，“依臣等之见，此处若再加上‘王国所在，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，唯护卫听王，’则更能体现朝廷的权威，对藩王们更有所警告和限制，有利于局势的安定。”

允炆自然希望对他所忌惮的藩王制约越多越好，他略一沉吟道：“祖皇固然多次有此旨意，奈何他老人家遗诏中没提这一点，我们若添上，将来对照遗诏原本，藩王们不会指责我们篡改遗诏，犯有矫旨大罪么？”



这一天，皇孙允炆经历了荣登大宝和送别祖皇两件大事。极喜和极悲的交错使他，从一个张皇失措的懵懂少年，变成了主宰大明帝国的成熟男人。

齐泰道：“当前最要紧的就是倚仗老皇的威望预防和制止藩王们蠢动，以稳定局面。老皇弥留时宣读遗诏时在场的公卿大臣都是拥戴殿下的忠臣，我们加上这句话，他们哪能记住那么多呢？若真到了藩王们可以查问我们矫旨的程度，则不仅殿下的江山无望，臣等早已粉身碎骨了！”

允炆权衡再三，终于同意在遗诏上加上这一句话。虽然当时的草诏官也是皇太孙的忠诚拥护者，但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这个秘密只能他们君臣三人知道。于是，决定由齐泰亲自动手在遗诏上加上这行字。这在博学多才的齐泰看来不是什么难事，不过当他调匀墨色把那句关系重大的话添加在遗诏的绢纸上时，一颗心难免怦怦颤动——一旦事情败露，篡改皇帝诏书可是灭族之罪啊！

齐泰写完，允炆和黄子澄将改过的遗诏仔细在灯下看过来，看过去，果然看不出什么破绽。于是召来几位礼部官员，命他们连夜誊写数十份。经尚宝司用印后，派出使者连同讞告急送各藩王和各省布政司。

五月的北平虽然天气已经转暖，枝头杨柳垂青，燕王宫中花坛里的牡丹芍药开得正旺，魏紫姚黄煞是好看，只是风沙肆虐，一阵阵狂风卷着口外荒漠里袭来的黄沙，在宫墙外扑过来卷过去，宫中的绿树红花都被它们弄得灰头土脸了。

燕王朱棣这年38岁，他身材高大，体格壮硕，两目炯炯有神，面相丰满威严。尤其是经过精心呵护的五绺长须，飘飘然垂至胸前。他时常不经意地捋一捋，使它们更加黑亮。自从上月父皇病势加重，燕王时刻关注着京城的动静。他差遣小太监马三宝（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郑和）带着一班兄弟驻守京城打探消息，命他们三五天派一个人回来报告。

这天燕王与王妃徐氏在宫内叙话。徐妃是已故大将军徐达的女儿，她虽人到中年，并为燕王生育了几个子女，但她是天生的美人胚子，依旧容颜艳丽，仪态万方。徐妃读书识礼，在闺阁中就有“女诸生”的雅誉。因此她与燕王感情甚笃，燕王的军国大事也不避着她。

夫妻俩正念叨着京中该有人回来了，不知这几天父皇的病势有没有起色？门外忽报：“马三宝回来了！”

只见小太监马三宝一身汗水、一脸风尘闯了进来。燕王见他臂缠黑纱，心里猛然一惊。马三宝跪倒在地，用带哭的声音禀告道：“禀王爷王妃，万岁……他老人家已于初十日殁天了！”

“啊！”陡闻噩耗，燕王只觉得天旋地转，顿时晕了过去。

“王爷！王爷！”徐妃慌忙和使女们把燕王扶着靠在椅子上，急急地将他

唤醒过来。燕王终于泪流满面地听小太监马三宝报告详情。

“初十日中午茹尚书被召入宫中去了，奴才就预感到会发生事情。果然一个时辰后茹大人回府了，他一回府就叫奴才等着，然后一头扎进书房里，凭着记忆把皇上临终颁的遗诏写了下来交给奴才。这是天大的事情，不用茹大人交代，奴才晚饭都顾不上吃，在街头买了几个烧饼就揣着上路了。后来在驿站里果然听到了皇上驾崩的传闻。”

燕王急急地抢过马三宝递上的两张书笺，那上面是兵部尚书茹瑞凭记忆写下的皇上遗诏。字迹虽然工整，但字里行间时有改动的痕迹。老皇遗诏事关重大，燕王拿着书笺的手不由地抖动着。但当他看完时情绪顿现沮丧，手一松任由书笺飘落到地上。

“王爷，怎么啦？”徐妃连忙把两张迢迢千里而来传递着重要消息的书笺拾起来。

“唉——”燕王颓丧地叹口气说，“父皇遗诏叫允炆继承皇位。这也罢了，还让我们只在国中哭临，不许去京都。这算什么事啊？难道为了他那宝贝孙子，我们给父皇吊孝送葬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”

燕王越说越激愤，伸手从徐妃手中把那张书笺抢过来撕得粉碎。

“王爷，王爷，您消消气。”燕王脾气火爆，徐妃连忙轻言细语地抚慰他道，“这或许是父皇考虑他老人家丧葬期间朝廷诸事繁杂，允炆又刚刚登基，如果你们十几位叔王齐集京都，朝廷接待失礼就会引发不愉快，那时倒还不好。”

“哼，什么怕接待失礼！只恐是怕我们搅得允炆这崽子皇位坐不成！”燕王刻薄地说，“平民家里老头子死了，儿孙们还要千里奔丧，父皇殡天这样的惊天大事，哪有不许儿臣们去会丧送葬的道理？我偏要去，看他们怎么着！”

燕王说着，立即传令千户张玉、朱能速去护卫营点齐一千余名健卒，人人白衣戴孝，准备护卫王爷车驾前往京都奔丧。这边徐妃通知王府官属，全体立即举哀，挂起孝幡素幛，王府内外立即一片素白，人人都穿起白布缝成的孝服。燕王徐妃及三个王子高炽、高煦和高燧还在孝服外披一块麻布，头戴用竹片编制缠以白布的孝帽，手持孝杖，在临时搭起的父皇灵堂上守灵叩拜。

燕王准备启程的这天晚上，将大庆寿寺住持道衍法师秘密召进府来，密商南下奔丧之事。

道衍和尚原名姚广孝，原本医家子弟，十四岁剃度为僧，曾拜在道士席向真名下学习阴阳术数之学。后来他云游天下名山，在嵩山寺遇见著称相术家袁珙，乍一见面袁珙就惊诧道：“这个和尚面相真怪！一双三角眼，形如病虎，他性必嗜杀，恐怕是元初刘秉忠一类的人物。”道衍听了这话不但不生气，反



这一天，皇孙允炆经历了荣登大宝和送别父皇两件大事。极悲的交错使他，从一个张皇失措的膏粱少年，变成了主宰大明帝国的成熟男人。

而心中窃喜。

原来刘秉忠也是一个和尚，以辅佐元世祖平定天下著称于世。道衍从此以刘秉忠自励，一心想找到他自己的“元世祖”一展平生抱负。恰巧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朱元璋的皇后马氏驾崩，诸王参加母后葬礼后，回到各自的藩国，朱元璋为他们聘请江南有德经师前往为母后诵经祈福，道衍被派给了燕王朱棣。他与燕王一见面就出语惊人，说王爷若许贫僧长期追随，贫僧日后一定要送一顶白帽子给王爷戴。燕王心里一惊：王头上戴顶“白帽”岂不是个“皇”！当时是在京城，这个和尚竟敢出此篡逆之言，燕王连忙拿话岔开。回到北平后他将这个怪和尚派到大庆寿寺当住持。经过数次试探和秘密会见，道衍终将取天下的大计贡献给燕王。从此他就成为了燕王参赞军事秘密筹划的军师，凡有重大行动燕王必去听取他的意见。

当晚，燕王把父皇驾崩，颁有很不利于自己的遗诏告诉道衍，道衍随即问道：

“王爷是否认为遗诏有问题，可能是皇太孙矫旨所为？”

“那倒不可能。父皇临终前召集大臣们宣读遗诏，当时兵部尚书茹瑺亲自在场聆听。也是他凭记忆写下来着人在第一时间通告本藩的。”

“现在王爷准备采取什么步骤？”

燕王道：“父皇刚刚晏驾，京城里的情况不甚明了，也不知道皇孙允炆登基没有？他对我等叔王畏惧如虎，以后会有什么动作？虽然遗诏中有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之句，但现在朝廷讣告还未到，本藩闻讯先行奔丧有何不可？我一定要到京中探明他们的动静，方好做以后的打算。”

道衍道：“王爷至诚至孝，闻讯千里奔丧，即使万岁遗诏真令诸王不去京都，王爷已经去了，他们难道还真能阻拦吗？皇太孙奉诏登基，难道不要一位藩王前去祝贺啊？得不到藩王们的承认和拥戴，他这个皇帝当得安稳吗？”

“那么大师赞成本藩立即动身去京都了。”燕王问。

道衍点点头道：“依贫僧之见王爷应该去。”

“这次大师愿随本藩前去京都吗？”

道衍想想道：“王爷若需贫僧随同前往，贫僧夹杂在文武臣僚中就是，反正大家都穿戴孝服孝帽，分不清哪个是和尚哪个是俗人。”

燕王嘱道：“大师速回寺中交代一下，即到王府来一同出发。”

凌晨，燕王浩浩荡荡的奔丧车骑从王府出发，穿过寂寥无人的街道，迅速通过巍峨黝黑的城门洞，逶迤在通往京都的宽广驿道上。

2. 燕王奔丧被阻江边

皇孙允炆在同一天经历了荣登大宝和送别祖皇两件大事，大喜和大悲的交错似乎使他变得成熟了。燕王进京奔丧的消息让朝廷惶恐不安。燕王被阻在江边，道衍劝慰他：“他日风云际会，羽翼高飞，此江投鞭可断！”

朱元璋驾崩后的头几天，皇太孙允炆和他的亲信臣僚是在极度的慌乱中度过的。发往各地的讣告和遗诏几经迟滞才急急忙忙遣使臣上路，齐泰和黄子澄他们最为担心的是各地藩王接到遗诏的态度，是遵诏在自己国中举哀呢，还是不顾父皇遗命，执意要进京吊孝？后者是他们最为担心的局面。只要有几位藩王进京，他们以孝子的身份在灵堂上一闹，身为晚辈的允炆处境就会很尴尬：每一位藩王在灵堂前磕头允炆都得陪着，在一旁泣血顿首。他还要小心翼翼地回答叔王们对老皇临终前病况的探询。他们说不定还会对父皇的死心生疑惑：他老人家既有遗诏传位给你，你这小兔崽子也许等不及了，使坏让祖皇早些龙驭宾天！

这时允炆才意识到祖皇的英明。遗诏若没有“诸王临国中，毋至京师”这一句，这些情况岂不都会发生？讣告和遗诏发出之后，允炆和齐泰、黄子澄仍然提心吊胆。一面心怀忐忑，一面忙着调兵遣将，加强京师及附近地区的防备，整天忙得晕头转向。倒是朝中几位老臣提醒齐泰、黄子澄：国中不可一日无君，皇上驾崩这么多天了，皇太孙应择日举行登基典礼以安黎庶呀！齐、黄二人忙奏明皇太孙，召钦天监令择最近的吉日祭告天地，然后举行登基盛典。

闰五月十六日，皇太孙允炆在奉天殿颁布即位诏书。诏书大意曰：“朕以眇躬纂承大统，恭奉遗诏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日即皇帝位。其以明年为建文元年，大赦天下。于戏！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，当遵先圣之言，期致雍熙之盛。百弼卿士，体朕至怀。”

颁诏官宣读诏书后，随即举行新皇帝加冕典礼。允炆升至御座，接受文武百官三跪九叩的贺拜，山呼万岁。接着按例对天下进行大赦。允炆生性仁慈，在做皇太孙时即注重修正严酷的刑律。有这样的机会，他自然是广施恩惠。京都及各地监狱中的囚徒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赦免或减刑。

在建文帝即位之前，朝廷大臣们就老皇安葬的日期进行了争论。按礼制老皇梓宫必须在宫中停灵七七四十九日方发引至孝陵下葬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马皇后驾崩正值八月炎暑未消之时，梓宫要在宫中停放这么久怎么成？于是，连夜在坤宁宫外掘成数口深井，让白森森的冷气由地底下冒出，梓宫周围凉气



这一天，皇孙允炆经历了荣登大宝和送别祖皇两件大事。极喜和极悲的交错使他：从一个张皇失措的青涩少年，变成了主宰大明帝国的成熟男人。

飏飏，以至于守灵的太子及太子妃等人都要在孝服内穿上厚厚的棉袍。纵使这样马皇后终究也提前下葬了。现在虽然未到酷暑，但齐泰他们顾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为此他和黄子澄统一了意见就去谒见建文帝。

“陛下，臣等以为先帝灵櫬不宜在宫中停留过久。一则恐诸王借吊丧哭灵为由，惊扰陛下不得安宁；二则陛下方登大位，百废待举，朝廷亟待施行新政，先帝的梓宫还宜及早归位孝陵，入土为安。”

建文帝有些迟疑地道：“卿等之见固有道理，但朕总觉得不按礼制停灵七七四十九日，有些对不住祖皇似的。”

黄子澄以师傅的身份规劝道：“陛下的诚孝天下皆知。但先帝在世时从来不为礼制所缚，凡事均以切合时宜，不悖大体为准则。陛下新登大位，一切以新旧朝的安定转换最为要紧。务须避免横生枝节，肇至祸端发生。故臣以为陛下宜准齐大人所奏。”

建文帝终于妥协道：“好吧。二位爱卿去钦天监查查，哪一天宜为先帝迁葬孝陵的吉日。”

齐泰、黄子澄去了钦天监，结果只有五月十六日这一天既是宜祭祀大礼之日，又是宜安葬奠瘞之期。于是请示建文帝就在他登基这天的下午，将朱元璋的梓宫由宫中迁出，发引送至孝陵安厝，待国丧期满举行盛大的安葬礼后封闭地宫。

这天虽不是正式的葬礼，建文帝怀着对祖皇的深厚感情，身着重孝哭拜一直送到宫门外。按制皇帝是不能送葬的，建文帝的长子、三岁的文奎让傅姆牵着捧灵送葬，朱元璋尚未长成的皇子、公主们，以及文武百官组成浩浩荡荡的送葬大军，一直把老皇的梓宫护送到钟山南麓的孝陵。在那里的地宫里，马皇后已经静静地等待他十六个年头了。

这一天，皇孙允炆经历了荣登大宝和送别祖皇两件大事。极喜和极悲的交错似乎使他在这一时刻变得成熟了：从一个张皇失措的青涩少年21岁青年变成了主宰大明帝国的成熟男人。

老皇驾崩的讣告和遗诏陆续到达各藩国，藩王们读诏后自然在心里埋怨父皇：您把皇帝宝座移交给孙子倒也罢了，为什么将儿臣们防贼似的：既不让到京城来吊丧致哀，还要将节制王国文武吏士的权力收归朝廷？有的还骂道：“父皇百年龙驭宾天，是何等大事。即使庶民子弟，老父亡故也须奔丧千里，抚棺一恸！我们皇家竟连这点礼性都没有了，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”

牢骚归牢骚，但鉴于不敢违抗父皇遗命，也就只能在国中哭临罢了。有的派遣了世子、郡王进京参加朱元璋的葬礼，顺便打探朝廷有什么动静。